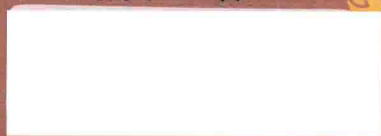




风景的深度

艾平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五辑

风景的深度

艾平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景的深度/艾平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11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 - 7 - 5063 - 9199 - 3

I. ①风…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4595 号

风景的深度

作 者: 艾 平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 net. cn

http://www. haozuoja. 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70 千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9199 - 3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葛笑政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张 陵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布仁巴雅尔

锡林巴特尔 刘 方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感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兰

目 录



呼伦贝尔，风景的深度 / 001

乌银阿妈家的喜鹊 / 009

狐狸，狐狸，打个滚儿 / 017

锯羊角的额吉 / 027

在阿敦乌拉的天上 / 033

蓑羽鹤之舞 / 039

黄羊子，跳！跳！跳！ / 047

羊群中的一只雁 / 059

呼伦贝尔的回响 / 069

牧马人 / 077

大青子 / 083

姥爷的山 / 097

姥爷的犴 / 107

长调在，故乡在 / 121

我是骑海骝马的巴特尔 / 125

赫尔洪德 / 143

玛拉沁的儿马子 / 149

你要是离开草原将变成另外一个人 / 155

深山之外 / 165

梧桐树下的草原时光 / 171

萨丽娃姐姐的春天 / 179

相信记忆如青山 / 185

野菜日记 / 191

游猎之地的你 / 197

额布格的秋天 / 207

呼伦贝尔，风景的深度



夏天的草原，那身背长枪短炮的摄影家，开着带行李架的越野车，就像刚出巢的百灵鸟一样，在旷野中盘旋。他们来自水泥成林、尾气如雾的都市，面对草原的风景，手中快门咔咔作响，已经大量“出片”，并借助网络媒体，弄得遍地流传。他们因此名扬四海，乐此不疲，认为自己走进了自然，捍卫了生态，已成经典。

呼伦贝尔草原八万平方公里，由大兴安岭西麓铺展到中蒙边境、额尔古纳河右岸。曾经有三千多条河流和五百多个湖泊在这块土地上滋润万物。绿野和缓无垠，河流婉转飘逸，蒙古包时隐时现，骏马如风掠过，羊群似云朵栖落，牧歌唱晚，少女的剪影楚楚动人，奶茶的芳香中，母亲的老珊瑚耳环熠熠生辉……于是，那些来自别处的审美眼光，开始了生吞活剥般的采撷。呼伦贝尔的风景就这样缺失了深度。

让我们在蒙古包的干草铺上踏踏实实住上几天；让我们在大雪笼罩的日子跟牧民出一天牧。最好，就像当年的上海知青一样，住进一个个蒙古包，做一回阿妈阿爸的儿子。那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真正了解一些草原。草原将不只是一幅风和日丽的画，不只是

一种远在天边的闲适。呼伦贝尔大地，写满了草原的智慧和哲学，写满了草原的浑厚和博大。

去年四月，得知牧区遭受十几年未遇的白灾。我赶着去草原看望达喜老哥哥一家。草原路的两边，是旗政府用推土机开路时堆起的雪墙，足足两人高。我的车就在雪的迷宫里缓慢前行，一个多小时的路竟然走了多半天。老哥哥是我非常敬重的巴尔虎蒙古牧人，从十岁开始放马，如今七十多岁了，每天还在马背上放羊。听说给他精心养育的十匹马，在连天的暴风雪中失踪了。远远就看到老哥哥在马背上等我。他的身影仿佛矮小了些，但坐姿还如先前一样挺拔。由于四周都是厚厚的雪，我们不敢贸然前行。我打开车门，用红色的围巾向他挥一挥，让他先回家。他向上举举套马杆，回应了我，可是没有离开。

老哥哥语迟人贵，心胸开阔，用巴尔虎人的话说，就是心里有个明亮的海。他的老伴儿高娃嫂子，是个典型的巴尔虎母亲。每次我来，她总是忙着煮肉熬茶，然后微笑着看我吃，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家是草原上的富户，牛羊满满一面山坡，有四匹儿马子圈着的马群。

1990年草场分割的时候，老哥哥心里是不高兴的。他知道游牧是大格局的生产，需要互相合作，草原不能像农田一样包产到户。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他不知道把这话说给谁听，又有谁愿意听他的话。他领着三个儿子骑着四匹马去队里参加分草场的会议，经过重新分配，回来的时候就剩下两匹马。

老哥哥说，咱们不能没有马，没有马就不是牧民了。

后来，草场被铁丝网分割成小块的草库伦^①。马被圈进草库伦，长期吃一两种草，体质渐渐衰弱下来。牧区的马就这样越来

① 库伦：蒙语，草原上的围栏。

越少，人们放弃了套马杆，开始骑摩托车放牧，看上去很是现代化。然而习惯游牧的牛马羊长期原地迂回，繁茂的草场被反复啃食践踏，很多地方裸露沙尘。当时分草场的时候，老哥哥有两块草场可以选择，一块有水泡子，但面积小；一块虽离水远，但在阳坡上，夏天风凉，冬天日照时间长一些。老哥哥选的是离水近的那一块。二十多年来，他们家一直都没有封闭通往水泡子的路，任由邻居家的牛羊经过他家的草场去喝水。过年过节，邻居们给老哥哥送酒表示感谢，老哥哥就预备了上好的砖茶回礼。

老哥哥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养马。在马最不值钱的时候，只有他家还留着马，为了改良马群，他托人到锡尼河和额尔古纳引进种马，连年繁育。几年之后，旅游热起来，他家的马成了抢手货，日子也越来越好。老哥哥曾带我去看他家的马群，那情景真是壮美，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老哥哥让我去看他的马。我开车先到，一下子就惊呆了！难道是我突然走进了梦境？天空碧蓝，白雪起伏，只见一片金黄的草地，出现在白雪和蓝天中间，这是老哥哥秋天打草时特意留下的冬牧草。此刻，马挟带着一团团热汗的白雾，正在金黄的草浪里肆意漫游。所有的马都饱满健壮，毛皮油亮，它们不必为食物担忧，也不必为安全惶恐，极寒的天气倒像是一种亘古的抚慰，温情地笼罩着它们。

老哥哥骑马到了，他只是挽着缰绳在上风口那么一站，马就闻到了他的气味，纷纷停止了咀嚼，抬起头向他张望。老哥哥把一只手高高举向天空，仿佛回应天上的某种召唤，然后发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声音“啊……哈……呵……”老哥哥像在唱长调，又感觉不像，像在呼喊，又分明有起起伏伏的旋律。那节奏非常缓慢，声音开始时低沉，渐渐高亢，使人想到金属的光芒。我回过神看，天哪，曾几何时，马群已经汇聚一体，云朵般簇拥在老

哥哥的身边。细看，各种颜色的马耳朵直立起来，像往上长的小树叶，忽而不停地向脑后抿着，忽而齐刷刷地挺起，仿佛舞蹈的细节。

我还记得当时老哥哥告诉我，从前冬天的草原都像这片他留下的冬牧场一样，草又高又壮，雪下得再大，也没不了草的膝盖。把马放到草原上，不会掉膘。不仅有大针茅那样的高草，还有很多带着草籽的草。草籽混在马粪里到处撒，牧草自然永续繁衍，只要有草，牲畜没有过不去的冬天。如今，草原生态日渐退化，草越长越矮，一场中雪就能死死地覆盖草原，酿成白灾。

我在汽车里，看着老哥哥在远处的马上，用套马杆指挥着我们，向西，再向西……在我的记忆里，这块地方是平坦的，为什么会出现一大片必须绕过的凸起？我们向西绕出个半圆，艰难地开了四十分钟，才进了老哥哥家的院子。

老哥哥显然被这场灾难折磨得够呛。他一向身子骨硬朗，精神头十足，此时分明有了几分老相，走路的时候，两腿微微颤抖，脸色也显得发暗，不时地用手揉眼睛。屋里一地羊羔，人几乎没有落脚之处。

昨夜的暴风雪，圈里的羊扎堆取暖，挤来挤去，致使几只母羊早产。高娃嫂子和两个儿媳妇，正忙着接羔，地上哩哩啦啦，都是羊血，还有两只死去的羔子。一只黑脑袋的母羊侧卧在炉子旁边，就要生产。

见了我，嫂子落泪了。她说：“可怜啊，妹妹，长生天生的铁丝网的气了……”她说话的时候，两手不停抚慰着一只弱弱的小羊羔。在一个草原母亲的眼睛里，会喘气的动物都是她的孩子。

夜里，羊羔咩咩地满地叫着，风雪在门外闹腾，像无数天鹅用翅膀不停扑打冰面。老哥哥在里屋一声不吭地坐着，嫂子低声跟我说：“他这是心疼呢！马被铁丝绊倒，冻死了不少，就在那片

凸起的雪底下呢。”

老嫂子唱起来了，低低的声音，如泣如诉：“陶艾格——陶艾格——你的孩子饿了，你的孩子哭了，你这个当母亲的睁开眼睛看看吧，你这个当母亲的快喂喂你的孩子吧，陶艾格……”我听不懂嫂子的歌词，但我的心一直跟着那忧伤的曲调起伏。老嫂子低头抚摸着小羊羔，偶尔抬头的时候，我看见泪光从她眼角的鱼尾纹溢出来。我想起了自己送女儿上大学时的那次分别。在一排大树下，我让她先走，她让我先走，最后我们说好同时走。我佯作离开，躲在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看她返回校园，结果正撞上她回头看我的眼睛……当我泪流满面的时候，那只母羊扭过头来温情地舔着小羊羔，允许它吸吮乳房吃奶了。我再看老嫂子，她已经精疲力竭，正软软地瘫坐在草堆上，白色的包头巾脱落在肩头，脸上热汗微沁，嘴角和眼角含着宽慰的笑意。我知道这个朴素的瞬间，将超越任何摄影家的大作，永恒于我心中。

没有任何一部教科书，能给我解释草原上这种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神奇沟通。我常常求教于那些真知灼见的牧人，常常面对草原久久冥想。我终于听见了星星滴落，听见了春寒料峭，我嗅到了日照的醇香，当鸿雁把影子留在我身上的时候，当狼崽在我的脚边嬉戏的时候，不知不觉，我的脑中开始显现一种久违了的密码，好像草籽绽放一丝微微的绿意，而后日益清晰，呈现某种真实的力量。我发现，旱獭立起身子合唱，那是有大动物威胁的信号；马的头上缭绕着一团蚊虫，那是暴风雨的前奏；鱼撞马腿，马在水里跳舞，那是干旱的信号……原来有许多隐隐的声音和气味，带着强大的能量和推力，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密码里，是我们在貌似文明的觅食路上，忘记了它们。当你重新与它们相逢，才会发现它们使我的世界变了，变得极为丰富又无限广阔。你看，狼可以听懂风中掺杂的各种气息，牧人也会看风听风，他在

马背上放眼一看就知道未来的天气变化，他把套马杆横放在草上，就能听到是谁正在走近。音乐脱胎于对自然的模仿，动物一声接一声的唻叫是为了彼此呼唤，牧人的长调像云一样悠长盘旋，也是为了把信息传到最远处。更奇妙的是牧民多音域的呼麦，具有和马、狼重叠的音域。那么凡能听懂自然之声的动物，皆可以凭借记忆，走进人的呼唤空间，人便可以模拟自然之声，与动物沟通。就这样，草原有了沟通万物的蒙古长调，游牧民族有了出入自然之门的钥匙。

我醒来，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地上的羊粪和脏草已经打扫干净，小羊羔们的毛皮也干了，像一朵朵雪绒花似的，在地下乱跑。老哥哥不在，嫂子说他一夜没睡，早早地就开着手扶拖拉机，去看那些“走了”的马去了。在牧民的心里，马是最亲近的伙伴，对于马，他们从无不敬之语。自从蒙古人从大兴安岭走出来，在高高的草浪里，跃上马背，将自己的汗水与马的汗水融合在一起，由猎人变为牧人，便与马开始了旷世的生死相依。千百年来，他们没有离开过马背，马背给了他们太多的智慧和尊严。传统的游牧，马群总是在前面开路，夏季寻找最鲜嫩的牧草，冬天破雪觅食，羊群牛群尾随其后。马吃草尖，羊吃草叶，牛吃草茎；草籽落在马蹄坑里，得到存水的滋养，第二年长得更加茂盛；马蹄搅动草原，传播花粉和草籽，成为大生态的一环。没有马的草原就失去了正常的生态平衡，失去了永续的生命动力。老哥哥为此租用了邻居的草场，让马群尽情驰骋，让牛羊大范围迁徙，结果不仅五畜丰收，这些草场也得以恢复。

当我赶到的时候，覆盖在马匹上的雪，已经拨开。那曾经叱咤风云的骏马，虽然倒下，依然睁着眼睛。水晶般的雪粒一颗颗钉在他们的身躯上，光芒刺眼，些许红黑色的鬃尾在风中散乱着，似乎是最后的一丝不甘。它们就那样一匹叠着一匹，像刻在大地

上的浮雕那样一动不动。老哥哥用手慢慢焐软它们的眼皮，帮它们合上眼睛。蒙古人认为睁着眼睛的死亡，意味着委屈，意味着长生天并没有召唤它们，它们的灵魂还在尸身上痛。

老哥哥带回一只死去的小马驹，青灰色，皮毛里淡淡的斑点犹如菊花的蓓蕾。它的四肢尚未僵硬，半截舌头吐在唇外，看着让人好不难受。老哥哥说有十几年没见这么好看的马了，让我带到城里去做一个标本，送给旗博物馆。他还分别剪下了每匹马的一缕马尾，揣在胸襟里。然后和我们一起，用雪厚厚地掩埋了马。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老哥哥接着开拖拉机往返好几个来回，拉来几车水，全浇在了马的雪墓上面。冻成一个大冰坨，如此那些偷马贼再没有办法把死去的马拉走。老哥哥用这样的办法，让他心爱的马安息。

夏天，我重返草原。我看见那一片倒下的马，已经变成了洁白的枯骨，在蓝天和花草之间，依然以倒下那一刻的姿势存在着。旷野安谧，我好像听见阳光正在它们身边走过，我看见它们正在簌簌地融化。最终，它们就会从土壤里长出来，把春天传承下去。

老哥哥一家都到秋牧场打草去了，只有他家的二儿媳留在家里。院子里多了一个新扎驻的蒙古包，还停着摄影家的汽车，看来老哥哥也开始做一些旅游接待了。我向陌生的客人讲起马的事情，并邀请他们去拍拍那些白骨。他们对我的建议毫无兴趣，他们吃过饭会在车里睡去，凌晨起来拍日出。他们说他们是来草原拍风景的，但是他们不懂，呼伦贝尔草原的美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那远古而来的文明是其中最具有深度的风景。

乌银阿妈家的喜鹊

